梁書

一四



梁書五十五

列傳第四十九

散騎常侍姚　思廉　撰

豫章王綜字世謙高祖第二子也天監三年封豫章郡王邑二千戸五年出爲使持節都督南徐州諸軍事仁威將軍南徐州刺史尋進號北

中郎將十年遷都督郢司霍三州諸軍事雲麾
將軍郢州刺史十三年遷安右將軍領石頭戍
軍事十五年遷西中郎將兼護軍將軍又遷安
前將軍丹陽尹十六年復爲北中郎將南徐州
刺史普通二年入爲侍中鎮右將軍置佐史初
其母吳淑媛自齊東昏宮得幸於高祖七月而
生綜宮中多疑之者及淑媛寵衰怨望遂陳疑
似之說故綜懷之既長有才學善屬文高祖御
諸子以禮朝見不甚數綜恒怨不見知每出藩

淑媛恒隨之鎮至年十五六尚躶袒嬉戲於前晝夜無別內外咸有穢議綜在徐州政刑酷暴又有勇力手制奔馬常微行夜出無有期度毋高祖有敕疏至輒忿恚形於顏色羣臣莫敢言者恒於別室祠齊氏七廟又微服至曲阿拜齊明帝陵然猶無以自信聞俗說以生者血瀝死者骨滲即爲父子綜乃私發齊東昏墓出骨瀝臂血試之幷殺一男取其骨試之皆有驗自此常懷異志四年出爲使持節都督南兗兗徐青

冀五州諸軍事平北將軍南兗州刺史給鼓吹一部聞齊建安王蕭寶寅在魏遂使人入北與之相知謂爲叔父許舉鎭歸之會大舉北伐六年魏將元法僧以彭城降高祖乃令綜都督衆軍鎭于彭城與魏將安豐王元延明相持高祖以連兵既久慮有釁生敕綜退軍綜懼南歸則無因復與寶寅相見乃與數騎夜奔于延明魏以爲侍中太尉高平公丹陽王邑七千戶錢三百萬布絹三千匹雜彩千匹馬五十匹羊五百

口奴婢一百人綜乃改名纘字德文追爲齊東
昏侯服斬衰於是有司奏削爵土絕屬籍改其姓
爲悖氏俄有詔復之封其子直爲永新侯邑千
戶大通二年蕭寶寅在魏據長安反綜自洛陽北
遁將赴之爲津吏所執魏人殺之時年四十九
初綜既不得志嘗作聽鐘鳴悲落葉辭以申其
志大略曰聽鐘鳴當知在帝城參差定難數歷
亂百愁生去聲懸窈窕來響急徘徊誰憐傳漏
子辛苦建章臺聽鐘鳴聽聽非一所懷瑾握瑜

空擲去攀松折桂誰相許昔朋舊零落東西譬如落葉不更齊漂漂孤鴟何所栖依依別鶴夜半啼聽鍾鳴聽此何窮極二十有餘年淹留在京域窺明鏡罷容色雲悲海思徒揜抑其悲落葉云悲落葉連翩下重疊落且飛從橫去不歸悲落葉落葉悲人生譬如此零落不可持悲落葉落葉何時還夙昔共根本無復一相關當時見者莫不悲之

武陵王紀字世詢高祖第八子也少勤學有文才屬辭不好輕華甚有骨氣天監十三年封為

武陵郡王邑二千戶歷位寧遠將軍琅邪彭城二郡太守輕車將軍丹陽尹出爲會稽太守尋以其郡爲東揚州仍爲刺史加使持節東中郎將徵爲侍中領石頭戍軍事出爲宣惠將軍江州刺史徵爲使持節宣惠將軍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揚州刺史尋改授持節都督益梁等十三州諸軍事安西將軍益州刺史加鼓吹一部大同十一年授散騎常侍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初天監中震太陽門成字曰紹宗梁

位唯武王解者以爲武王者武陵王也於是朝
野屬意焉及太清中侯景亂紀不赴援高祖崩
後紀乃僭號於蜀改年曰天正立子圓照爲皇
太子圓正爲西陽王圓滿竟陵王圓普南譙王
圓肅宜都王以巴西梓潼二郡太守永豐矦撝
爲征西大將軍益州刺史封秦郡王司馬王僧
略直兵參軍徐怦並固諫紀以爲貳於已皆殺
之永豐矦撝歎曰王不免矣夫善人國之基也
今反誅之不亡何待又謂所親曰昔桓玄年號

大亐亍識者謂之二月丁而玄之敗實在仲春今年曰天正在文爲一止其能久乎太清五年夏四月紀帥軍東下至巴郡以討侯景爲名將圖荆陜聞西魏侵蜀遣其將南梁州刺史譙淹迴軍赴援五月日西魏將尉遲迥帥衆逼涪水潼州刺史楊乾運以城降之迥分軍據守即趨成都丁丑紀次于西陵舳艫翳川旌甲曜日軍容甚盛世祖命護軍將軍陸法和於硤口夾岸築二壘鎮江以斷之時陸納未平蜀軍復逼物情

恇擾世祖憂甚法和告急旬日相繼世祖乃拔任約於獄以爲晉安王司馬撤禁兵以配之并遣宣猛將軍劉棻共約西赴六月約築連城攻絕鐵鏁世祖復於獄拔謝答仁爲步兵校尉配衆一旅上赴法和世祖與紀書曰皇帝敬問假黃鉞太尉武陵王自九黎侵軼三苗寇擾天長喪亂獯醜憑陵虔劉象魏黍離王室朕枕戈東望泣血西浮殞愛子於二方無諸侯之八百身被屬甲手貫流矢餓而風樹之酷萬恨始纏霜

露之悲百憂繼集抑忍飲膽志不圖全直以宗
社綴旒鯨鯢未翦嘗膽待旦龔行天罰獨運四
聰坐揮八柄雖復結壇待將褰帷納士拒赤壁
之兵無謀於魯肅燒烏巢之米不訪於荀攸才
智將殫金貝殆竭傍無寸助險阻備嘗遂得斬
長狄於駒門挫蚩尤於楓木怨恥既雪天下無
塵經營四方專資一力方與岳牧同兹清靜隆
暑炎赫弟比何如文武具僚當有勞弊今遣散
騎常侍光州刺史鄭安忠指宣往懷仍令喻意

於紀許其還蜀專制岷方紀不從命報書如家
人禮庚申紀將侯叡率衆緣山將規進取任約
謝答仁與戰破之旣而陸納平諸軍竝西赴世
祖又與紀書曰甚苦大智季月煩暑流金爍石聚
蚊成雷封狐千里以玆玉體辛苦行陣乃眷西
顧我勞如何自獯醜憑陵羯胡叛換吾年爲一
日之長屬有平亂之功膺此樂推事歸當璧儻
遣使乎良所遲也如曰不然於此投筆友于兄弟
分形共氣兄肥弟瘦無復相代之期讓棗推梨

長罷懽愉之日上林靜拱聞四鳥之哀鳴宣室披圖嗟萬始之長逝心乎愛矣書不盡言大智紀之別字也紀遣所署度支尚書樂奉業至于江陵論和緝之計依前旨還蜀世祖知紀必破遂拒而不許景戌巴東民符昇徐子初等斬紀硤口城主公孫晃降于衆軍王琳宋簉任約謝答仁等因進攻侯叡陷其三壘於是兩岸十餘城遂俱降將軍樊猛獲紀及其第三子圓滿俱殺之於硤口時年四十六有司奏請絕其屬籍

世祖許之賜姓饕餮氏初紀將僭號妖怪非一其最異者內寢栢殿柱繞節生花其莖四十有六靃靡可愛狀似荷花識者曰王敦杖花非佳事也紀年號天正與蕭棟暗合僉曰天字二人也正字一止也棟紀僭號各一年而滅

臨賀王正德字公和臨川靖惠王第三子也少麤險不拘禮節初高祖未有男養之爲子及高祖踐極便希儲貳後立昭明太子封正德爲西豐侯邑五百戶自此怨望恒懷不軌睥睨宮扆

覬幸災變普通六年以黃門侍郎爲輕車將軍置佐史頃之遂逃奔于魏有司奏削封爵七年又自魏逃歸高祖不之過也復其封爵仍除征虜將軍中大通四年爲信武將軍吳郡太守徵爲侍中撫軍將軍置佐史封臨賀郡王邑二千戶又加左衛將軍而凶暴日甚招聚亡命侯景知其有姦心乃密令誘說厚相要結遣正德書曰今天子年尊姦臣亂國憲章錯謬政令顛倒以景觀之計日必敗況大王屬當儲貳中被廢

辱天下羞烈士竊所痛心在景愚忠能無忿慨今
四海業業歸心大王大王豈得顧此私情棄兹
億兆景雖不武實思自奮願王允副蒼生鑒斯
誠款正德覽書大喜曰侯景意暗與我同此天
賛也遂許之及景至江正德潛運空舫詐稱迎
荻以濟景焉朝廷未知其謀猶遣正德守朱雀
航景至正德乃引軍與景俱進景推正德爲天
子改年爲正平元年景爲丞相臺城沒復太清
之號降正德爲大司馬正德有怨言景聞之慮

其爲變矯詔殺之
河東王譽字重孫昭明太子第二子也普通二
年封枝江縣公大通三年改封河東郡王邑二
千户除寧遠將軍石頭戍軍事出爲琅邪彭城
二郡太守還除侍中輕車將軍置佐史出爲南
中郎將湘州刺史未幾侯景寇京邑譽率軍入
援至青草湖臺城没有詔班師譽還湘鎮時世
祖軍于武城新除雍州刺史張纘密報世祖曰
河東起兵岳陽聚米共爲不逞將襲江陵世祖

甚懼因步道間還遣諮議周弘直至譽所督其糧衆譽曰各自軍府何忽隷人前後使三反譽竝不從世祖大怒乃遣世子方等征之反爲譽所敗死又令信州刺史鮑泉討譽并與書陳示禍福許其遷善譽不答修浚城池爲拒守之計謂鮑泉曰敗軍之將勢豈譽勇欲前即前無所多說泉軍于石椰寺譽帥衆逆擊之不利而還泉進軍于橘洲譽又盡銳攻之不剋會已暮士卒疲弊泉因出擊大敗之斬首三千級溺死者

後半葉第八行第七至十二字第九行原闕據明北監本補

萬餘人譽於是焚長沙郭邑驅居民於城內鮑泉度軍壘之譽幼而驍勇兼有膽氣能撫循士卒甚得衆心及被圍壘既久雖外內斷絕而備守猶固後世祖又遣領軍將軍王僧辯代鮑泉攻譽僧辯築土山以臨城內日夕苦攻矢石如雨城中將士死傷者太半譽窘急乃潛裝海船將潰圍而出會其麾下將慕容華引僧辯入城譽顧左右皆散遂被執謂守者曰勿殺我得一見七官申此讒賊死亦無恨主者曰奉命不許遂

斬之傳首荆鎭世祖反其首以葬焉初譽之將敗也私引鏡照面不見其頭又見長人蓋屋兩手據地瞰其齋又見白狗大如驢從城而出不知所在譽甚惡之俄而城陷

史臣曰蕭綜蕭正德竝悖逆猖狂自致夷滅宜矣太清之寇蕭紀據庸蜀之資遂不勤王赴難申臣子之節及賊景誅翦方始起兵師出無名成其釁禍嗚呼身當管蔡之罰蓋自貽哉

列傳第四十九　梁書五十五

列傳第五十　梁書五十六

散騎常侍姚　思廉　撰

侯景

侯景字萬景朔方人或云鴈門人少而不羈見憚鄉里及長驍勇有膂力善騎射以選爲北鎮戍兵稍立功效魏孝昌元年有懷朔鎮兵鮮于脩禮於定州作亂攻沒郡縣又有柔玄鎮兵吐斤洛周率其黨與復寇幽冀與脩禮相合衆十餘萬後脩禮見殺部下潰散懷朔鎮將葛榮因

收集之攻殺吐斤洛周盡有其衆謂之葛賊四年魏明帝殂其后胡氏臨朝天柱將軍爾朱榮自晉陽入殺胡氏并誅其親屬景始以私衆見榮榮甚奇景即委以軍事會葛賊南逼榮自討命景先驅至河内擊大破之生擒葛榮以功擢爲定州刺史大行臺封濮陽郡公景自是威名遂著頃之齊神武帝爲魏相又入洛誅爾朱氏景復以衆降之仍爲神武所用景性殘忍酷虐馭軍嚴整然破掠所得財寶皆班賜將士故

咸爲之用所向多捷總攬兵權與神武相亞魏以爲司徒南道行臺擁衆十萬專制河南及神武疾篤謂子澄曰侯景狡猾多計反覆難知我死後必不爲汝用乃爲書召景景知之慮及於禍太清元年乃遣其行臺郎中丁和來上表請降曰臣聞股肱體合則四海和平上下猜貳則封疆幅裂故周邵同德越裳之貢來臻飛惡離心諸侯所以背叛此蓋成敗之所由古今如畫一者也臣昔與魏丞相高王並肩戮力共平

災釁扶危戴主匡弼社稷中興以後無役不從
天平及此有事先出攻城毎陷野戰必殄觔力
消於鞍甲忠貞竭於寸心秉藉機運位階鼎輔
宜應誓死殻節仰報時恩隕首流腸濫焉罔貳
何言翰墨一旦論此臣所恨義非死所壯士弗
爲臣不愛命但恐死之無益耳而丞相旣遭疾
患政出子澄澄天性險忌觸類猜嫉諂諛迭進
共相構毀而部分未周累信賜召不顧社稷之
安危惟恐私門之不植甘言厚幣規滅忠梗其

父若殞將何賜容懼讒畏戮拒而不返遂觀兵汝潁擁旆周韓乃與豫州刺史高成廣州刺史郎椿襄州刺史李密兗州刺史邢子才南兗州刺史石長宣齊州刺史許季良東豫州刺史丘元征洛州刺史朱渾願揚州刺史樂恂北荊州刺史梅季昌北揚州刺史元神和等皆河南牧伯大州帥長各陰結私圖剋相影會秣馬潛戈待時即發函谷以東瑕丘以西咸願歸誠聖朝息肩有道戮力同心死無二志惟有青徐數州

僅須折簡一驛走來不勞經略且臣與高氏釁
隙已成臨患賜徵前已不赴縱其平復終無合
理黃河以南臣之所職易同反掌附化不難羣
臣顒仰聽臣而唱若齊宋一平徐事燕趙伏惟
陛下天網宏開方同書軌闡茲寸款惟應霈然
丁和至高祖召羣臣廷議尚書僕射謝舉及
百辟等議皆云納侯景非宜高祖不從是議而
納景及齊神武卒其子澄嗣是爲文襄帝高祖
乃下詔封景河南大將軍使持節董督河南南

北諸軍事入行臺承制輒行如鄧禹故事給鼓
吹一部齊文襄遣大將軍慕容紹宗圍景於長
社景請西魏爲援西魏遣其五城王元慶等率
兵救之紹宗乃退景復請兵於司州刺史羊鴉
仁鴉仁遣長史鄧鴻率兵至汝水元慶軍又夜
遁於是據懸瓠項城求遣刺史以鎮之詔以羊
鴉仁爲豫司二州刺史移鎮懸瓠西陽太守羊
思建爲殷州刺史鎮項城魏旣新喪元帥景又
舉河南内附齊文襄慮景與西南合從方爲己

患乃以書諭景曰蓋聞位為大寶守之未易仁誠重任終之實難或殺身成名或去食存信比性命於鴻毛等節義於熊掌夫然者舉不失德動無過事進不見惡退無謗言先王與司徒契闊夷險孤子相於偏所眷屬繾綣衿期綢繆寤語義貫終始情存歲寒司徒自少及長從微至著共相成生非無恩德既爵冠通侯位標上等門容駟馬室饗萬鍾財利潤於鄉黨榮華被於親戚意氣相傾人倫所重感於知己義在忘軀眷

爲國士者乃立漆身之節饋以壺飧者便致扶

輪之効若然尚不能已況其重於此乎幸以故

舊之義欲持子孫相託方爲秦晉之匹共成劉

范之親假使日往月來時移世易門無強蔭家

有幼孤猶加璧不遺分宅相濟無忘先德以恤

後人況聞負荻行歌便巳狼顧大噬於名無所

成於義無所取不蹈忠臣之跡自陷叛人之地

力不足以自強勢不足以自保率烏合之衆爲

累卵之危西求救於黒秦南請援於蕭氏以狐

疑之心為首鼠之事入則秦人不容歸則吳人不信當今相視未見其可不知終又持此安歸相推本心必不應爾當是不逞之人曲為口端之說遂懷市獸之疑乃致投杼之惑耳比來舉止事已可見人相疑誤想自覺知合門大小竝付司寇近者聊命偏師前驅致討南兗揚州應時剋復即欲乘機長驅懸瓠屬以炎暑欲為後圖方憑國靈龔行天罰器械精新士馬彊盛內外感德上下齊心三令五申可蹈湯火若使旗

鼓相望埃塵相接勢如沃雪事等注螢夫明者
去危就安智者轉禍爲福寧使我負人不使人
負我當開從善之門決改先迷之路令刷心盪
意除嫌去惡想猶致疑未便見信若能卷甲來
朝垂櫜還闕者當授豫州刺史即使終君之世
所部文武更不追攝進得保其祿位退則不喪
功名君門眷屬可以無恙寵妻愛子亦送相還
仍爲通家卒成親好所不食言有如皎日君既
不能東封函谷南向稱孤受制於人威名頓盡

空使兄弟子姪足首異門垂髮戴白同之塗炭
聞者酸鼻見者寒心矧伊骨肉能無愧也孤子
今日不應方遣此書但見蔡遵道云司徒本無
歸西之心深有悔禍之意聞西兵將至遣遵道
向嶠中參其多少少則與其同力多則更爲其
備又云房長史在彼之日司徒嘗欲遣書啓將
改過自新已差李龍仁垂欲發遣聞房已遠遂
復停發未知遵道此言爲虛爲實但既有所聞
不容不相盡告吉凶之理想自圖之景報書曰

蓋聞立身揚名者義也在躬所寶者生也苟事當其義則節士不愛其軀刑罰斯舛則君子實重其命昔微子發狂而去殷陳平懷智而背楚者良有以也僕鄉曲布衣本乖藝用初逢天柱賜忝帷幄之謀晚遇永熙委以干戈之任出身爲國綿歷二紀犯危履難豈避風霜遂得躬被衮衣口飡玉食富貴當年光榮身世何爲一旦舉旌旆援桴鼓而北面相抗者何哉寔以畏懼危亡恐招禍害捐軀非義身名兩滅故耳何者

往年之暮尊王遘疾神不祐善祈禱莫瘳遂使
嬖幸擅威權閹寺肆詭惑上下相猜心腹離貳
僕妻子在宅無事見圍段康之謀莫知所以盧
潛入軍未審何故翼翼小心常懷戰慄有靦面
目寧不自疑及迴師長社希自陳狀簡書未達
斧鉞已臨旣旌旗相對咫尺不送飛書每奏兼
申鄙情而羣卒恃雄眦然不顧運戟推鋒專欲
屠滅築圍堰水三板僅存舉目相看命懸晷刻
不忍死亡出戰城下禽獸惡死人倫好生送地

拘　非樂爲世但尊王平昔見與比肩共奬帝
室雖形勢參差寒暑小異丞相司徒鴈行而已
福祿官榮自是天爵勞而後受理不相干欲求
呑炭何其謬也然竊人之財猶謂爲盜祿去公
室相爲不取令魏德雖衰天命未改祈恩私第
何足關言賜示不能東封函谷受制於人當似
敎僕賢祭仲而褒季氏無主之國在禮未聞動
而不法何以取訓竊以分財養幼事歸令終捨
宅存孤誰云隙末復言僕衆不足以自強危如

累朔然紂有億兆夷人卒降十亂桀之百剋終自無後頼川之戰即是殷監輕重由人非鼎在德苟能忠信雖弱必彊殷憂啓聖處危何苦況今梁道邕熙招攜以禮被我獸文縻之好爵方欲苑五岳而池四海掃夷穢以拯黎元東羈甌越西通汧隴吴楚剽勁帶甲千羣吴兵冀馬控弦十萬兼僕所部義勇如林奮義取威不期而發大風一振枯幹必摧凝霜暫落秋蔕自殞此而爲弱誰足稱彊又見誣兩端受疑二國斟酌

後半葉第八九行下八字原脫據明北監本補

物情一何至此昔陳平背楚歸漢則王百里出
虞入秦斯霸蓋昏明由主用捨在時奉禮而行
神其庇也書稱士馬精新剋日齊舉誇張形勝
指期盪滅竊以寒颸白露節候乃同秋風揚塵
馬首何異徒知北方之力爭未識西南之合從
苟欲徇意於前途不覺坑穽在其側若云去危
令歸正朔轉禍以脫網羅彼旣嗤僕之愚迷此
亦笑君之晦昧今已引二邦揚旌北討熊豹齊
奮剋復中原荆襄廣穎已屬關右項城懸瓠亦

奉南朝幸自取之何勞恩賜然權變不一理有萬途爲君計者莫若割地兩和二分鼎峙燕衞晉趙足相奉禄齊曹宋魯悉歸大梁使僕得輸力南朝北敦姻好束帛交行戎車不動僕立當世之功君卒祖禰之業各保疆界躬享歲時百姓乂寧四民安堵孰若驅農夫於隴畝抗勍敵於三方避干戈於首尾當鋒鏑於心腹縱太公爲將不能獲存歸之高明何以剋濟復尋來書云僕妻子悉拘司寇以之見要庶其可反當是

見疑褊心未識大趣何者昔王陵附漢母在不
歸太上囚楚乞羹自若矧伊妻子而可介意
脫謂誅之有益欲止不能殺之無損徒復坑戮
家累在君何關僕也而遵道所傳頗亦非謬但
在縲紲恐不備盡故重陳辭更論款曲所望良
圖時惠報旨然昔與盟主事等琴瑟讒人間之
翻爲讎敵撫弦搦矢不覺傷懷裂帛還書知何
能述十二月景率軍圍譙城不下退攻城甫拔
之又遣其行臺左丞王偉左民郎中王則詣闕

獻策求諸元子弟立爲魏主輔以北伐許之詔遣太子舍人元貞爲咸陽王須渡江許即僞位乘輿副御以資給之齊文襄又遣慕容紹宗追景景退入渦陽馬尚有數千匹甲卒數萬人車萬餘兩相持於渦北景軍食盡士卒竝北人不樂南渡其將暴顯等各率所部降於紹宗景軍潰散乃與腹心數騎自峽石濟淮稍收散卒得馬步八百人奔壽春監州韋黯納之景啓求貶削優詔不許仍以爲豫州牧本官如故景既據

壽春遂懷反叛屬城居民悉召募爲軍士輒停
責市估及田租百姓子女悉以配將卒又啓求
錦萬匹爲軍人袍領軍朱异議以御府錦署止
充頒賞遠近不容以供邊城戎服請送青布以
給之景得布悉用爲袍衫因尚青色又以臺所
給仗多不能精啓請東冶鍛工欲更營造敕竝
給之景自渦陽敗後多所徵求朝廷含弘未嘗
拒絕先是豫州刺史貞陽侯淵明督衆軍圍彭
城兵敗沒于魏至是遣使還述魏人請追前好

二年二月高祖又與魏連和景聞之懼馳啓固
諫高祖不從爾後表䟽跋扈言辭不遜鄱陽王
範鎮合肥及司州刺史羊鴉仁俱累啓稱景有
異志領軍朱异曰侯景數百叛虜何能爲役並
抑不奏聞而逾加賞賜所以姦謀益果又知臨
賀王正德怨望朝廷密令要結正德許爲内啓
八月景遂發兵反攻馬頭木柵執太守劉神茂
戍主曹璆等於是詔郢州刺史鄱陽王範爲南
道都督北徐州刺史封山侯正表爲北道都督

司州刺史柳仲禮爲西道都督通直散騎常侍裴之高爲東道都督同討景濟自歷陽又令開府儀同三司丹陽尹邵陵王綸持節董督衆軍十月景留其中軍王顯貴守壽春城出軍僞向合肥遂襲譙州助防董紹先開城降之執刺史豐城矦泰高祖聞之遣太子家令王質率兵三千廵江遏防景進攻歷陽歷陽太守莊鐵遣第均率數百人夜斫景營不克均戰没鐵又降之蕭正德先遣大船數十艘僞稱載荻實裝濟景

景至京口將渡慮王質爲梗俄而質無故退景聞之尚未信也乃密遣覘之謂使者曰質若審退可折江東樹枝爲驗覘人如言而返景大喜曰吾事辦矣乃自採石濟馬數百匹兵千人京師不之覺景即分襲姑熟執淮南太守文成侯寧遂至慈湖於是詔以揚州刺史宣城王大器爲都督城內諸軍事都官尚書羊侃爲軍師將軍以副焉南浦侯推守東府城西豐公大春守石頭城輕車長史謝禧守白下既而景至朱

雀航蕭正德先屯丹陽郡至是率所部與景合
建康令庾信率兵千餘人屯航北見景至航命
徹航始除一舶遂棄軍走南塘遊軍復閉航渡
景皇太子以所乘馬授王質配精兵三千使援
庾信質至領軍府與賊遇未陣便奔走景乘勝
至闕下西豐公大春棄石頭城走景遣其儀同
于子悅據之謝禧亦棄白下城走景於是百道
攻城持火炬燒大司馬東西華諸門城中倉卒
未有其備乃鑿門樓下水沃火久之方滅賊又

斫東掖門將開羊侃鑿門扇刺殺數人賊乃退又登東宮牆射城內至夜太宗募人出燒東宮東宮臺殿遂盡景又燒城西馬廄士林館太府寺明日景又作木驢數百攻城城上飛石擲之所值皆碎破景苦攻不剋傷損甚多乃止攻築長圍以絕內外啓求誅中領軍朱异太子右衛率陸驗兼少府卿徐驎制局監周石珍等城內亦射賞格出外有能斬景首授以景位并錢一億萬布絹各萬匹女樂二部十一月景立蕭正

德爲帝即僞位於儀賢堂改年曰正平初童謠有正平之言故立號以應之景自爲相國天柱將軍正德以女妻之景又攻東府城設百尺樓車鉤城堞盡落城遂陷景使其儀同盧暉略率數千人持長刀夾城門悉驅城內文武躶身而出賊交兵殺之死者二千餘人南浦侯推是日遇害景使正德子見理儀同盧暉略守東府城景又於城東西各起一土山以臨城內城內亦作兩山以應之王公以下皆負土初景至便望

克定京師號令甚明不犯百姓既攻城不下人心離阻又恐援軍總集衆必潰散乃縱兵殺掠交尸塞路富室豪宗恣意哀剝子女妻妾以配軍營及築土山不限貴賤晝夜不息亂加毆棰疲羸者因殺之以填山號哭之聲響動天地百姓不敢藏隱並出從之旬日之間衆至數萬景儀同范桃棒密遣使送款乞降會事泄見殺至是邵陵王綸率西豐公大春新淦將軍永安侯確超武將軍安南鄉侯駿前譙州刺史趙伯超

武州刺史蕭弄璋步兵校尉尹思合等馬步三萬發自京口直據鍾山景黨大駭具船舟咸欲逃散分遣萬餘人距綸綸擊大破之斬首千餘級旦日景復陳兵覆舟山北綸亦列陣以待之景不進相持會日暮景引軍還南安侯駿率數十騎挑之景迴軍與戰駿退時趙伯超陳於玄武湖北見駿急不赴乃率軍前走衆軍因亂遂敗績綸奔京口賊盡 輜重器甲斬首數百級生俘千餘人獲西豐公大春綸司馬莊丘慧達直

閤將軍胡子約廣陵令霍儁等來送城下徇之
逼云已擒邵陵王儁獨云王小小失利已全軍
還京口城中但堅守援軍尋至賊以刀毆之儁
言辭顏色如舊景義而釋之是日鄱陽世子嗣
裴之高至後渚結營于蔡洲景分軍屯南岸
十二月景造諸攻具及飛樓橦車登城車登堞
車階道車火車並高數丈一車至二十輪陳於
闕前百道攻城並用焉以火車焚城東南隅大
樓賊因火勢以攻城城上縱火悉焚其攻具賊

乃退又築土山以逼城城內作地道以引其土山賊又不能立焚其攻具還入于柵材官將軍宋嶷降賊因爲立計引玄武湖水灌臺城城外水起數尺闕前御街並爲洪波矣又燒南岸民居營寺莫不咸盡司州刺史柳仲禮衡州刺史韋粲南陵太守陳文徹宣猛將軍李孝欽等皆來赴援鄱陽世子嗣裴之高又濟江仲禮營朱雀航南裴之高營南苑韋粲營青塘陳文徹李孝欽屯丹陽郡鄱陽世子嗣營小航南並緣淮

造柵及曉景方覺乃登禪靈寺門樓望之見韋粲營壘未合先渡兵擊之粲拒戰敗績景斬粲首徇于城下柳仲禮聞粲敗不遑貫甲與數十騎馳赴之遇賊交戰斬首數百投水死者千餘人仲禮深入馬陷泥亦被重創自是賊不敢濟岸邵陵王綸與臨成公大連等自東道集于南岸荆州刺史湘東王諱遣世子方等兼司馬吳曄天門太守樊文皎下赴京師營于湘子岸前高州刺史李遷仕前司州刺史羊鴉仁又率兵

繼至既而鄱陽世子嗣永安侯確羊鴉仁李遷
仕樊文皎率衆渡淮攻賊東府城前柵破之遂
結營于青溪水東景遣其儀同宋子仙頓南平
王第緣水西立柵相拒景食稍盡至是米斛數
十萬人相食者十五六初援兵至北岸百姓扶
老攜幼以候王師纔得過淮便競剝掠賊黨有
欲自拔者聞之咸止賊之始至城中纔得固守
平蕩之事期望援軍既而四方雲合衆號百萬
連營相持已月餘日城中疾疫死者太半景自

歲首以來乞和朝廷未之許至是事急乃聽焉請割江右四州之地并求宣城王大器出送然後解圍濟江仍許遣其儀同于子悅左丞王偉入城爲質中領軍傅岐議以宣城王嫡嗣之重不容許之乃請石城公大款出送詔許焉遂於西華門外設壇遣尚書僕射王克兼侍中上甲鄉矦韶兼散騎常侍蕭瑳與子悅王偉等登壇共盟左衛將軍柳津出西華門下景出其柵門與津遥相對刑牲歃血南兖州刺史南康嗣

王會理前青冀二州刺史湘潭侯退西昌侯世子彧率衆三萬至于馬邛州景慮北軍自白下而上斷其江路請悉勒聚南岸救乃遣北軍進江潭苑景啓稱永安侯趙威方頻隔柵見詬臣云天子自與汝盟我終當逐汝乞召入城即當進發救竝召之景又啓云西岸信至高澄已得壽春鍾離便無處安足權借廣陵譙州須征得壽春鍾離即以奉還朝廷初彭城劉邈說景曰大將軍頓兵已久攻城不拔今援衆雲集未易而

破如聞軍糧不支一月運漕路絶野無所掠嬰兒掌上信在於今未若乞和全師而返此計之上者景然其言故請和後知援軍號令不一終無勤王之効又聞城中死疾轉多必當有應之者景謀臣王偉又説曰王以人臣舉兵背叛圍守宮闕已盈十旬逼辱妃主凌穢宗廟今日持此何處容身願王且觀其變景然之乃抗表曰臣聞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意非言不宣言非筆不盡臣所以含憤蓄積不能默已者也竊惟

陛下睿智在躬多才多藝昔因世季 龍翔漢沔夷凶翦亂克雪家怨然後踵武前王光宅江表憲章文武祖述堯舜兼屬魏國凌遲外無勍敵故能西取華陵北封淮泗結好高氏輶軒相屬疆埸無虞十有餘載躬覽萬機劬勞治道刋正周孔之遺文訓釋眞如之祕奧享年長久本枝盤石人君藝業莫之與京臣所以踊躍一隅望南風而歎息也豈圖名與實爽聞見不同臣自委質策名前後事跡從來表奏已具之矣不勝

憤懣復爲陛下陳之陛下與高氏通和歲踰一紀冊車往復相望道路必將分災卹患同休等戚寧可納臣一介之服貪臣汝潁之地便絕好河北檄豐高澄聘使未歸陷之獸口揚兵擊鼓侵逼彭宋夫敵國相伐聞喪則止匹夫之交託孤寄命豈有萬乘之主見利忘義若此者哉其失一也臣與高澄既有仇憾義不同國歸身有道陛下授以上將任以專征歌鍾女樂車服弓矢臣受命不辭實思報效方欲挂旆嵩華縣旌

豈趙劉輩蕩滌一匡宇內陛下勤服濟江告成
東岳使大業與軒黃等盛臣與伊呂比功垂裕
後昆流名竹帛此實生平之志也而陛下欲分
其功不能賜任使臣擊河北欲自舉徐方遣庸
懦之貞陽任驕貪之胡趙裁見旗鼓鳥散魚潰
慕容紹宗乘勝席卷渦陽諸鎮靡不棄甲疾
雷不及掩耳散地不可固全使臣狼狽失據妻
子為戮斯實陛下負臣之深其失二也韋黯之
守壽陽自無一旅慕容凶銳欲飲馬長江非臣

退保淮南其勢未之可測旣而逃遁邊境獲寧令臣作牧此州以爲藩捍方欲收合餘燼勞來安集勵兵秣馬剋申後戰封韓山之屍雪渦陽之恥陛下喪其精魄無復守氣便信貞陽謬啓復請通和臣頻陳執疑閉不聽飜覆若此童子猶且羞之況在人君二三其德其失三也夫畏懦逗留軍有常法子玉小敗見誅於楚王恢失律受戮于漢貞陽精甲數萬器械山積慕容輕兵衆無百乘不能拒抗身受囚執以帝之猶子

而面縛敵庭實宜絕其屬籍以釁鼓陛下曾無追責怜其茍存欲以微臣規相貿易人君之法當如是哉其失四也懸瓠大藩古稱汝潁臣舉州内附羊鴉仁固不肯入既入之後無故棄之陛下曾無嫌責使還居北司鴉仁棄之既不爲罪臣得之不以爲功其失五也臣渦陽退衂非戰之罪實由陛下君臣相與見誤乃還壽春曾無悔色祗奉朝廷掩惡揚善鴉仁自知棄州切齒歎恨内懷慙懼遂啓臣欲反欲反當有

形迹何所徵驗誣陷頓爾陛下曾無辯究黙而
信納豈有誣人莫大之罪而可竝肩事主者乎
其失六也趙伯超拔自無能任居方伯惟漁獵
百姓多蓄士馬非欲爲國立功直是自爲富貴
行貨權幸徼買聲名朱异之徒積受金貝遂使
咸稱胡趙比昔關張誣掩天聽謂爲眞實韓山
之役女妓自隨裁聞敵鼓與妾俱逝不待貞陽
故隻輪莫返論其此罪應誅九族而納賄中人
還處州任伯超無罪臣功何論賞罰無章何以

爲國其失七也臣御下素嚴無所侵物關市征稅咸悉停原壽陽之民頗懷優復裴之悌等助戍在彼憚臣檢制遂無故遁歸又啓臣欲反陛下不責違命離局方受其浸潤之譛處臣如此使何地自安其失八也臣雖才謝古人實頗更事撫民率衆自幼至長少來運動多無遺策及歸身有道罄竭忠規每有陳奏恒被抑遏朱异專斷軍旅周石珍總尸兵仗陸驗徐驎典司穀帛皆明言求貨非令不行境外虛實定計於舍

人之省舉將出師責奏於主者之命臣無賄於中故恒被抑折其失九也鄱陽之鎮合肥與臣鄰接臣推以皇枝每相祗敬而嗣王庸怯虛見備御臣有使命必加彈射或聲言臣反或啓臣纖介招攜當須以禮忠烈何以堪於此哉其失十也其餘條目不可具陳進退惟谷頻有表疏言直辭强有忤龍鱗遂發嚴詔便見討襲重華純孝猶逃凶父之杖趙盾忠賢不討殺君之賊臣何親何罪而能坐受殲夷韓信雄桀亡項霸

漢末爲女子所烹方悔蒯通之說臣每覽書傳心常笑之豈容遵彼覆車而怏陛下佞臣之手是以興晉陽之甲亂長江而直濟願得升赤墀踐文石口陳枉直指畫臧否誅君側之惡臣清國朝之粃政然後還守藩翰以保忠節實臣之至願也三月朔旦城内以景違盟舉烽鼓譟於是羊鴉仁柳敬禮鄱陽世子嗣進軍於東府城北柵壘未立爲景將宋子仙所襲敗績赴淮死者數千人賊送首級於闕下景又遣于子悅至

更請和遣御史中丞沈浚至景所景無去意浚固責之景大怒即決石闕前水百道攻城晝夜不息城遂陷於是悉鹵掠乘輿服玩後宮嬪妾收王侯朝士送永福省撤二宮侍衛使王偉守武德殿于子悅屯太極東堂矯詔大赦天下自爲大都督督中外諸軍事録尚書其侍中使持節大丞相王如故初城中積屍不暇埋瘞又有已死而未歛或將死而未絕景悉聚而燒之臭氣聞十餘里尚書外兵郎鮑正疾篤賊曳出焚

之兖轉火中久而方絶於是援兵竝散景矯詔
曰日者姦臣擅命幾危社稷賴丞相英發入輔
朕躬征鎭牧守可各復本任降蕭正德爲侍中
大司馬百官皆復其職景遣董紹先率兵襲廣
陵南兖州刺史南康嗣王會理以城降之景以
紹先爲南兖州刺史初北兖州刺史定襄矦祗
與湘潭矦退及前潼州刺史郭鳳同起兵將赴
援至是鳳謀以淮陰應景祗等力不能制竝奔
于魏景以蕭弄璋爲北兖州刺史州民發兵拒

之景遣廂公立子英直閤將軍羊海率衆赴援海斬子英率其軍降于魏魏遂據其淮陰景又遣儀同于子悅張大黑率兵入吳吳郡太守袁君正迎降子悅等旣至破掠吳中多所調發逼掠子女毒虐百姓吳人莫不怨憤於是各立城柵拒守是月景移屯西洲遣儀同任約爲南道行臺鎮姑孰五月高祖崩于文德殿初臺城旣陷景先遣王偉陳慶入謁高祖高祖曰景今安在卿可召來時高祖坐文德殿景乃入朝以甲

士五百人自衛帶劒升殿拜訖高祖問曰卿在
戎日久無乃爲勞景默然又問卿何州人而敢
至此乎景又不能對從者代對及出謂廂公王
僧貴曰吾常據鞍對敵矢刃交下而意氣安緩
了無怖心今日見蕭公使人自慴豈非天威難
犯吾不可再見之高祖雖外跡已屈而意猶忿
憤時有事奏聞多所譴却景深敬憚亦不敢逼
景遣軍人直殿省內高祖問制局監周石珍曰
是何物人對曰丞相高祖乃謬曰何物丞相對

曰是侯丞相高祖怒曰是名景何謂丞相是後每所徵求多不稱旨至於御膳亦被裁抑遂憂憤感疾而崩景乃密不發喪權殯于昭陽殿自外文武咸莫知之二十餘日升梓宮於太極前殿迎皇太子即皇帝位於是矯詔赦北人爲奴婢者冀收其力用焉又遣儀同來亮率兵攻宣城宣城内史楊華誘亮斬之景復遣其將李賢明討華華以郡降景遣儀同宋子仙等率衆東次錢塘新城戍戴僧易據縣拒之是月景遣中

軍侯子鑒入吳軍收于子悅張大黑還京誅之
時東揚州刺史臨成公大連據州吳興太守張
嵊據郡自南陵以上皆各據守景制命所行惟
吳南以西南陵以北而已六月景以儀同郭元
建爲尚書僕射北道行臺揔江北諸軍事鎮新
秦郡人陸緝戴文舉等起兵萬餘人殺景太守
蘇單于推前淮南太守文成侯寧爲主以拒景
宋子仙聞而擊之緝等棄城走景乃分吳郡海
鹽胥浦二縣爲武原郡至是景殺蕭正德於永

福省封元羅爲西秦王元景龍爲陳留王諸元
子弟封王者十餘人以柳敬禮爲使持節大都
督隷大丞相參戎事景遣其中軍矦子鑒監行
臺劉神茂等軍東討破吴興執太守張嵊父子
送京師景竝殺之景以宋子仙爲司徒任約爲
領軍將軍爾朱季伯叱羅子通彭儁董紹先張
化仁于慶魯伯和紇奚斤史安和時靈護劉歸
義竝爲開府儀同三司是月鄱陽嗣王範率兵
次柵口江州刺史尋陽王大心要之西上景出

頓姑熟範將裴之悌夏侯威生以衆降景十一月宋子仙攻錢塘戴僧易降景以錢塘爲臨江郡富陽爲富春郡以王偉元羅竝爲儀同三司十二月宋子仙趙伯超劉神茂進攻會稽東揚州刺史臨成公大連棄城走遣劉神茂追擒之景以裴之悌爲使持節平西將軍合州刺史以夏侯威生爲使持節平北將軍南豫州刺史是月百濟使至見城邑丘墟於端門外號泣行路見者莫不灑淚景聞之大怒送小莊嚴寺禁止

不聽出入大寶元年正月景矯詔自加班劒四十人給前後部羽葆鼓吹置左右長史從事中郎四人前江都令祖晧起兵於廣陵斬景刺史董紹先推前太子舍人蕭勔爲刺史又結魏人爲援馳檄遠近將以討景景聞之大懼即日率侯子鑒等出自京口水陸並集晧嬰城拒守景攻城陷之景車裂晧以徇城中無少長皆斬之以侯子鑒監南兗州事是月景召宋子仙還京口四月景以元思虔爲東道行臺鎮錢塘以侯

子鑒爲南兗州刺史文成侯寧於吳西鄉起兵旬日之閒衆至一萬率以西上景廂公孟振侯子榮擊破之斬寧傳首於景七月景以秦郡爲西兗州陽平郡爲北兗州任約盧暉略攻晉熙郡殺鄱陽世子嗣景以王偉爲中書監任約進軍襲江州江州刺史尋陽王大心降之世祖時聞江州失守遣衛軍將軍徐文盛率衆軍下武昌拒約景又矯詔自進位爲相國封太山等二十郡爲漢王入朝不趨讃拜不名劒履上殿如

蕭何故事景以柳敬禮爲護軍將軍姜詡義爲相國左長史徐洪爲左司馬陸約爲右長史沈衆爲右司馬是月景率舟師上皖口十月盜殺武林侯諮於廣莫門諮常出入太宗卧内景黨不能平故害之景又矯詔曰蓋懸象在天四時取則於辰斗羣生育地萬物仰照於大明是以垂拱當扆則八紘共轃負圖正位則九域同歸故乃雲名水號之君龍官人爵之后莫不啓符河洛封禪岱宗奔走四夷來[illegible]勒萬國逖聽虞夏

厥道彌新爰及商周末之或改逮幽厲不競戎
馬生郊惠懷失御胡塵犯蹕遂使犲狼肆毒侵
穴伊瀍獫狁孔熾巢棲咸洛自晉鼎東遷多歷
年代周原不復歲實永久雖宋祖經略中原遠
圖齊號和親空勞冠蓋我大梁膺符作帝出震
登皇浹寓歸仁綿區飲化開疆闢土跨瀚海以
揚鑣來庭入覲等塗山而比轍玄龜出洛白雉
歸豐烏塞同文胡天共軌不謂高澄跋扈虔劉
魏邦扇動華夷不供王職遂乃狼顧北侵馬首

南向值天厭昏僞醜徒數盡龍豹應期風雲會
節相國漢王上德英姿蓋惟天授雄謨勇略出
自懷抱珠魚表應辰昴叶暉剖析六韜錙銖四
履騰文豹變鳳集亂翔奮翼異來儀負圖而降爰
初秉律實先啓行奉茲廟筭克除獯醜直以鼎
湖上征六龍晏駕干戈整止九伐未申而惡稔
貫盈元凶殞斃弟洋繼逆續長亂階異彼洋音
同茲荐食偷竊僞號心希舉斧讐水君臣奉圖
乞援關河百姓泣血請師咸願承奉國靈思覲

王化朕以寡昧纂戎下武賡拯堯黎冀康禹跡
且夫車服以庸名因事著周師克殷鷹揚創自
尚父漢征戎狄明友實始度遼況乃神規叡算
眇乎難測大功懋績事絕言象安可以習彼常
名保茲守固相國可加宇宙大將軍都督六合
諸軍事餘悉如故以詔文呈太宗太宗驚曰將
軍乃有宇宙之號乎齊遣其將辛術圍陽平景
行臺郭元建率兵赴援術退徐文盛入貲磯任
約率水軍逆戰文盛大破之仍進軍大舉口時

景屯於皖口京師虛弱南康王會理及北兗州司馬成欽等將襲之建安侯賁知其謀以告景景遣收會理與其弟祈陽侯通理柳敬禮成欽等竝害之十二月景矯詔封賁為竟陵王賞發南康之謀也是月張彪起義於會稽攻破上虞景太守蔡臺樂討之不能禁至是彪又破諸暨永興等諸縣景遣儀同田遷趙伯超謝答仁等東伐彪二年正月彪遣别將寇錢塘富春田遷進軍與戰破之景以王克為太師宋子仙為太

保元羅爲太保郭元建爲太尉張化仁爲司徒任約爲司空于慶爲太子太師時靈護爲太子太保紇奚斤爲太子太傅王偉爲尚書左僕射索超世爲尚書右僕射北兖州刺史蕭邕謀降魏事泄景誅之是月世祖遣巴州刺史王珣等率衆下武昌助徐文盛任約以西臺益兵告急於景三月景自率衆二萬西上援約四月景次西陽徐文盛率水軍邀戰大破之景訪知郢州無備兵少又遣宋子仙率輕騎三百襲陷之執

刺史方諸行事鮑泉盡獲武昌軍人家口徐文盛等聞之大潰奔歸江陵景乘勝西上初世祖遣領軍王僧辯率衆東下代徐文盛軍次巴陵會景至僧辯因堅壁拒之景設長圍築土山晝夜攻擊不克軍中疾疫死傷太半世祖遣平北將軍胡僧祐率兵二千人救巴陵景聞遣任約以精卒數千逆擊僧祐僧祐與居士陸法和退據赤亭以待之約至與戰大破之生擒約景聞之夜遁以丁和爲郢州刺史留宋子仙時靈護

等助和守以張化仁閻洪慶守魯山城景還京
師王僧辯乃率衆東下次漢口攻魯山及郢城
皆陷之自是衆軍所至皆捷景乃廢太宗幽於
永福省作詔草成逼太宗寫之至先皇念神器
之重思社稷之因歔欷嗚咽不能自止是日景
迎豫章王棟即皇帝位升太極前殿大赦天下
改元爲天正元年有回風自永福省吹其文物
皆倒折見者莫不驚駭初景既平京邑便有篡
奪之志以四方須定且未自立既巴陵失律江

郢喪師猛將外殲雄心內沮便欲僞僭大號遂其姦心其謀臣王偉云自古移鼎必須廢立故景從之其太尉郭元建聞之自秦郡馳還諫景曰四方之師所以不至者政爲二宮萬福若遂行弒逆結怨海內事幾一去雖悔無及王偉固執不從景乃矯棟詔追尊 昭明太子爲昭明皇帝豫章安王爲安皇帝金 華敬妃爲敬皇后豫章國太妃王氏爲皇太后 妃張氏爲皇后以劉神茂爲司空徐洪爲平南 將軍秦晃之王曅李

賢明徐求徐珍國宋長寶尹思合竝爲儀同三司景以哀太子妃賜郭元建元建曰豈有皇太子妃而降爲人妾竟不與相見十月壬寅夜景遣其衞尉彭儁王脩纂奉酒於太宗曰丞相以陛下處憂既久故令臣等奉進一觴太宗知其將弑乃大酣飲酒既醉還寢脩纂以帊盛土加於腹因崩焉歛用法服以薄棺密瘞於城北酒庫初太宗久見幽縶朝士莫得接覲慮禍將及常不自安惟舍人殷不害後稍得入太宗指所

居殿謂之曰龐涓當死此下又曰吾昨夜夢吞土卿試爲思之不害曰昔重耳饋塊卒反晉國陛下所夢將符是乎太宗曰儻幽冥有徵冀斯言不妄耳至是見弑實以土焉是月景司空東道行臺劉神茂儀同尹思合劉歸義王曅雲麾將軍桑乾王元頵等據東陽歸順仍遣元頵及別將李占趙惠朗下據建德江口尹思合收景新安太守元義奪其兵張彪攻永嘉永嘉太守秦遠降彪十一月景以趙伯超爲東道行臺鎮

錢塘遣儀同田遷謝答仁等將兵東征神茂景矯蕭棟詔自加九錫之禮置丞相以下百官陳備物於庭忽有野鳥翔於景上赤足丹觜形似山鵲賊徒悉駭競射之不能中景以劉勸戚霸朱安王爲開府儀同三司索九昇爲護軍將軍南兗州刺史侯子鑒獻白獐建康獲白鼠以獻蕭棟歸之于景景以郭元建爲南兗州刺史太尉北行臺如故景又矯蕭棟詔追崇其祖爲大將軍考爲丞相自加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

出警入蹕乘金根車駕六馬備五時副車置旄頭雲罕樂儛八佾鍾虡宮懸之樂一如舊儀景又矯蕭棟詔禪位於己於是南郊柴燎于天升壇受禪文物並依舊儀以轜車牀載鼓吹橐駝負犧牲輦上置筌蹄垂脚坐景所帶劒水精標無故墮落手自拾之將登壇有兔自前而走俄失所在又白虹貫日景還升太極前殿大赦改元爲太始 元年封蕭棟爲淮陰王幽于監省僞有司奏改警蹕爲永吉避景名也改梁律爲漢

律改左民尚書爲殿中尚書五兵尚書爲七兵
尚書直殿主帥爲直寢景三公之官動置十數
儀同尤多或匹馬孤行自執羈絆其左僕射王
偉請立七廟景曰何謂爲七廟偉曰天子祭七
世祖考故置七廟并請七世之諱敕太常具祭
祀之禮景曰前世吾不復憶惟阿爺名標衆聞
咸竊笑之景黨有知景祖名周者自外悉是王
偉制其名位以漢司徒侯霸爲始祖晉徵士侯
瑾爲七世祖於是追尊其祖周爲大丞相父標

爲元皇帝十二月謝答仁李慶等至建德攻元
顆李占柵大破之執顆占送景景截其手足徇
之經日乃死景二年正月朔臨軒朝會景自巴
丘挫衂軍兵略盡恐齊人乘釁與西師掎角乃
遣郭元建率步軍趣小峴侯子鑒率舟師向濡
須曜兵肥水以示武威子鑒至合肥攻羅城剋
之郭元建侯子鑒俄聞王師既近燒合肥百姓
邑居引軍退子鑒保姑熟元建還廣陵時謝答
仁攻劉神茂神茂別將王　華麗通並據外營降

答仁劉歸義尹思合等懼各棄城走神茂以孤危
復降答仁王僧辯軍至蕪湖蕪湖城主宵遁景
遣史安和宋長貴等率兵二千助子鑒守姑熟
追田遷等還京師是月景黨郭長獻馬駒生角
三月景往姑熟廵視壘柵又誡子鑒曰西人善
水戰不可與爭鋒往年任約敗績良爲此也若
得馬步一交必當可破汝但堅壁以觀其變子
鑒乃捨舟登岸閉營不出僧辯等遂停軍十餘
日賊黨大喜告景曰西師懼吾之强必欲遁逸

不擊將失之景復命子鑒爲水戰之備子鑒乃率步騎萬餘人渡洲并引水軍俱進僧辯逆擊大破之子鑒僅以身免景聞子鑒敗大懼涕下覆面引衾以卧良久方起歎曰誤殺乃公僧辯進軍次張公洲景以盧暉略守石頭紇奚斤守捍國城悉逼百姓及軍士家累入臺城内僧辯焚景水柵入淮至禪靈寺渚景大驚乃緣淮立柵自石頭至朱雀航僧辯及諸將遂於石頭城西步上連營立柵至于落星墩景大恐自率侯

後半葉第七八九行第十四至十七字原脫據明北監本補

子鑒于慶史安和王僧貴等於石頭東北立柵拒守使王偉索超世呂季略守臺城宋長貴守延祚寺遣掘王僧辯父墓剖棺焚屍王僧辯等進營於石頭城北景列陣挑戰僧辯率衆軍奮擊大破之侯子鑒史安和王僧貴各棄柵走盧暉略紇奚斤並以城降景既退敗不入宮斂其散兵屯于闕下遂將逃竄王偉攬轡諫曰自古豈有叛天子今宮中衛士尚足一戰寧可便走棄此欲何所之景曰我在北打賀拔勝破葛榮

揚名河朔與高王一種人今來南渡大江取臺
城如返掌打邵陵王於北山破柳仲禮於南岸
皆乃所親見今日之事恐是天亡乃好守城我
當復一決耳仰觀石闕逡巡歎息久之乃以皮
囊盛二子挂馬鞍與其儀同田遷氾希榮等百
餘騎東奔王偉委臺城竄逸侯子鑒等奔廣陵
王僧辯遣侯瑱率軍追景景至晉陵劫太守徐
永東奔吳郡進次嘉興趙伯超據錢塘拒之景
退還吳郡達松江而侯瑱軍掩至景衆未陣皆

舉幡乞降景不能制乃與腹心數十人單舸走推墮二子於水自滬瀆入海至壷豆洲前太子舍人羊鯤殺之送屍于王僧辯傳首西臺曝屍於建康市百姓爭取屠膾噉食焚骨揚灰曾罹其禍者乃以灰和酒飲之及景首至江陵世祖命梟之於市然後煑而漆之付武庫景長不滿七尺而眉目疎秀性猜忍好殺戮刑人或先斬手足割舌劓鼻經日方死曾於石頭立大舂碓有犯法者皆擣殺之其慘虐如此自篡立後時

著白紗帽而尚披青袍或以牙梳插髻牀工常設胡牀及筌蹄著靴垂脚坐或匹馬遊戲於宮內及華林園彈射烏鳥謀臣王偉不許輕出於是鬱怏更成失志所居殿常有鵂鶹鳥鳴景惡之每使人窮山野討捕焉普通中童謠曰青絲白馬壽陽來後景果乘白馬兵皆青衣所乘馬每戰將勝輒躑躅嘶鳴意氣駿逸其奔衂必低頭不前初中大同中高祖嘗夜夢中原牧守皆以地來降舉朝稱慶寤甚悅之旦見中書舍

人朱异說所夢异曰此豈宇内方一天道前見其徵乎高祖曰吾爲人少夢昨夜感此良足慰懷及太清二年景果歸附高祖欣然自悦謂與神通乃議納之而意猶未决曾夜出視事至武德閤獨言我家國猶若金甌無一傷缺今便受地詎是事宜脫致紛紜非可悔也朱异接聲而對曰聖明御宇上應蒼玄北土遺黎誰不慕仰爲無機會未達其心今侯景據河南十餘州分魏土之半輸誠送款遠歸聖朝且非天誘其衷

人獎其計原心審事殊有可嘉今若拒而不容恐絕後來之望此誠易見願陛下無疑高祖深納异言又信前夢乃定議納景及貞陽覆敗邊鎮惶擾高祖固已憂之曰吾今段如此勿作晉家事乎先是丹陽陶弘景隱於華陽山博學多識嘗爲詩曰夷甫任散誕平叔坐談空不意昭陽殿化作單于宮大同末人士競談玄理不習武事至是景果居昭陽殿天監中有釋寶誌曰掘尾狗子自發狂當死未死嚙人傷須臾之間

自滅亡起自汝際死三湘又曰山家小兒果攘臂太極殿前作獸視掘尾狗子山家小兒皆猴狀景遂覆陷都邑毒害皇室大同太醫令朱耽嘗直禁省無何夜夢犬羊各一在御坐覺而惡之告人曰犬羊者非佳物也今據御坐將有變乎既而天子蒙塵景登正殿焉及景將敗有僧通道人者意性若狂飲酒噉肉不異凡等世間遊行已數十載姓名鄉里人莫能知初言隱伏久乃方驗人並呼爲闍梨景甚信敬之景嘗於

後堂與其徒共射時僧通在坐奪景弓射景陽山大呼云得奴已景後又宴集其黨又召僧通僧通取肉揾鹽以進景問曰好不景答所恨太鹹僧通曰不鹹則爛臭果以鹽封其屍王偉陳留人少有才學景之表啓書檄皆其所製景既得志規摹篡奪皆偉之謀及囚送江陵烹於市百姓有遭其毒者竝割炙食之

史臣曰夫道不恒夷運無常泰斯則窮通有數盛衰相襲時屯陽九蓋在 兹焉若乃侯景小竪

叛換本國識不周身勇非出類而王偉爲其謀主成此姦慝驅率醜徒陵江直濟長戟強弩淪覆宮闕禍纏宸極毒徧黎元肆其恣睢之心成其簒盜之禍嗚呼國之將亡必降妖孼雖曰人事抑乃天時昔夷羿亂夏犬戎厄周漢則莽卓流災晉則敦玄構禍方之羯賊有逾其酷悲夫

列傳第五十

梁書五十六

跋

北平圖書館藏梁書宋刊元補本凡四十卷亦眉山七史之一此已全數影印原闕列傳第一之四第十六之十九第三十六之三十九第四十三四第四十九第五十又各卷間有闕葉均以涵芬樓藏元明遞修本補配曾鞏等序言臣等校正其文字是本書必有校語今行世各本皆無之獨是本本紀第五列傳第七第十五第三十三尚各存一條此皆在宋刊卷內其元明遞修各卷卽原有之亦已亡佚無可考矣史有闕文孔子所稱是本前後有墨丁三十六空格九凡闕七十六字後出諸本補完無闕大都采自南史然亦有不盡合者如列傳第四十二司馬

篤傳二王在遠諸子宜攝祭事句是本諸字壆
丁而南史則作世世字第四十七良吏傳篇首故
長吏之職號爲覫民句是本爲字壆丁而南史
則作日字蓋治平原刻紹興時已亡缺不全其
後收合補綴文字庯有損蝕眉山刊行主其事
者度必於南史之外見有别本如上文諸之與
世爲之與日之異同不能决爲何字故甯從蓋
闕其有合於春秋傳疑之義可取也思廉論撰
是書成於貞觀之世因避唐諱故改丙爲景改
虎爲獸與武改淵爲深書中各數十見明代重
刻乃復其初錢竹汀以明人擅改本文斥爲不
學一若明以前本盡避唐諱者然以宋刊各卷
攷之則本紀第二天監四年下丙午省鳳皇銜

書伎又十月丙午北伐五年下夏四月丙申廬
陵高昌之仁山獲銅劒二六年下十二月丙辰
尚書左僕射夏侯詳卒列傳第十一王珍國傳
十二月丙寅日珍國引稷於衞尉府丙字均不
作景又本紀第五大寶二年下何必西瞻虎據
乃建王宮列傳第五張弘策傳虎據兩州參分
天下第八任昉傳媲人倫於狖虎第十一張齊
傳天監二年還爲虎賁中郎將第十四陳伯之
傳伯之子虎牙封示伯之又遣信還都報虎牙
兄弟虎牙等走盱眙又與子虎牙及諸緭俱入
魏又虎牙爲魏人所殺第二十蕭琛傳琛乃著
虎皮靴策桃枝杖直造儉坐第三十一謝舉傳
徵士何胤自虎丘山赴之第三十四許懋傳依

白虎通云封者言附廣也第四十七孫謙傳先
是郡多虎暴謙至絕迹及去官之夜虎即害居
民虎字均不作獸與武又列傳第十四劉季連
傳太宰褚淵淵素善之又新城人帛養逐遂寧太
守譙希淵又子仲淵淵字欽回又送季連弟通直
郎子淵及季連二子使蜀第十五王志傳褚淵
爲司徒引志爲主簿淵謂僧虔曰第二十二夏
侯夔傳刺史蕭淵明引爲府長史淵明彭城戰
歿又淵明在州有四妾章於王阮並有國色淵
明沒魏其妾並還京第淵字均不作深此必非
思廉原文宋元刊本即已如是其竄易不知始
於何時固不能專責明人也王鳴盛曰宋齊各
書唐人宋人皆未細校然則是書也其亦未能

免於是歟武英殿本卷首有曾鞏序諸本均不載疑錄自元豐類稾是本原闕故不補海鹽張元濟